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

第十三回 觸癘氣鼠瘟流毒 比匪人狴獄遭刑

卻說伯和兄弟本是在家吃煙，這日聽了和尚的說話，他弟兄就常到煙館裡去走走。他父親那兩間煙室，本是極好，他們倒說更深夜靜，怕鬼出現。又說什麼不吉利，教人拿鎖鎖了門。一日，有一個家人，在門前經過，聞著一陣臭味，門縫裡一張，卻不見得什麼。這臭味卻從那門縫裡直衝出來，於是去拿鑰匙，開了鎖，進去一看，只叫得奇怪！見地板上面縱橫狼籍，盡是死鼠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？便來告訴了伯和弟兄。大家都來一看，人人道怪，個個稱奇，卻沒有一人能知其故。一個家人，去捉了一隻貓來叫他吃。那貓聞一聞，便走了不吃。

伯和見這死鼠，貓都不吃，更覺莫明其理，只好教家人拿掃帚來，掃在糞箕裡，搬出去拋在僻靜地方。這死鼠腐爛開來，腥穢奇臭，被日光蒸發，這惡毒臭氣，散在空氣中，傳佈得十里周圍，都聞得著這陣臭味。

那年廣東就有了鼠瘟，多是這死鼠的毒氣傳染出來。但這鼠果真是何毒氣呢？列位，這死鼠不是在吳瑞庵煙室中的麼？瑞庵在日，這煙室裡面，煙氣薰薰，那些鼠子，都已聞得慣常，也有了癮。瑞庵一死，他兒子將煙室鎖了起來，不再有人到裡面吃煙。這煙室中冷冷清清，一些煙氣沒有，那些鼠子癮發，想出窩尋些食吃，又沒了氣力，都跌倒在地板上，慢慢的就死了。

這鼠子都有鴉片煙癖，腸腑中含著煙毒，所以腐爛開來，那毒氣就釀成了鼠瘟。但當時卻沒有人疑心到此。那些鄰右人家，見他家內鼠子成群的死，知道是他家不祥之兆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

再有那些家人僕婦們，欺他兄弟兩個少不更事，無知無識，遂造起許多謠言，說屋裡不太平，常常有什麼聲響，這個說是狐狸，那個說是鬼祟，嚇得他兄弟兩個，常常躲在外面。那些家人，趁此機會，結黨成群的搬運他們的家私，偷盜他們的物件，家內所有，幾於席捲一空，這兩個糊塗蟲，哪裡知曉？家人們亦漸漸散去，真是門庭冷落，人口蕭條，蛛網牽絲，灰塵堆積，全副的敗家氣象。

他兄弟兩個，終日終朝，無非煙館裡逍遙。一日，仲勛在家，一個僕婦對他說道：「少爺，要糴米買柴，好做飯。」仲勛道：「這廬間的米，柴房裡的柴，怎的會缺了？」僕婦道：「吃了，燒了，柴米總是要完的，不買總不會生出來。少爺可曉得，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？」仲勛道：「開箱子拿銀子去買。」僕婦道：「銀子是用空了。」仲勛聽了發急，自己去開箱查看，果然都剩了空箱，連別的箱子衣裳玩物等類，俱是空空。

仲勛急得發跳，說道：「這銀子他會生翅飛的？這衣裳玩物他會消滅的？為何都剩了空箱？」還有幾隻箱子，在他母親牀後，是他母親的私蓄。見鎖得原封不動，過去一掀，覺得沉重，以為都是銀子，開開來一看，卻都是磚塊垃圾，氣得他發昏！一連幾處房裡，都是空箱。到此方曉得那些家人偷去，所以不辭而別。急忙趕到一個煙館來，尋他阿哥商議。

走進煙館，見許多人圍著一張煙鋪，大家在那裡看一張單子，上面寫著一首俚俗的歌謠，是一個訟師編成，形容吃鴉片人的。說一個煙鬼：

「爬起身來，昏天黑地；吃起煙來，歡天喜地；放起屁來，薰天觸地；高起興來，談天說地；做起事來，有天無地；發起癮來，怨天恨地；討起賬來，求天拜地；躲起債來，鑽天入地；相起罵來，皇天搗地；明起誓來，指天畫地。」

原來這首山歌，是訟師王伯陶編的。

大家看了，都贊道：「王先生果然聰明，編得真好！形容得吃鴉片人一些不差，真是吃鴉片人想心思，頭髮尖裡也會想進去。王先生要不吃煙，哪裡會想得這樣地？」

仲勛此時，卻沒有心緒管這閒事，見他哥哥也擠在人叢裡面，便一把拉他出來，對他講了，伯和也吃驚非小。兩個人搔頭摸耳，沒有法想。大家猶在那裡嘖嘖稱贊那王伯陶訟師的好筆墨，好心思。伯和聽了，就想著來與訟師商議。訟師一聽，曉得好生意好主顧來了，遂替他們做了幾張狀子，在香山縣裡告追。

那晦氣的家人，走不遠的，捉住了幾個，敲撲追比，不怕他們不把贓物獻出。訟師再做一張領狀，領了出來，卻不交與這伯和兄弟。

隔了幾月，方才對他們兄弟說：「贓物已領出來了，但這衙門使費，耗去幾何，我已代你們開銷過了。再差役的煙賬，也要你們會的，我的狀子是送的，不必放在心上。」伯和道：「是了，這差役的煙賬，應該是我們會；先生的狀子，怎好白費心？自然要送些酬勞。」

彼此推讓了一番，這差役的煙賬，到會了百來兩銀子，訟師所吃的，自然也包含在內。從前他們欠的，統統替他們還了，還要存些在煙館裡，預備後日無事的時候過癮。這都是差役訟師通同一氣，通年吃的鴉片，都是人家替他會賬，這煙館裡也與他們是手臂相連的。

這訟師為因貪著伯和兄弟下回主顧，所以不曾把他們的贓物吃光，然還得一半，花費得一半，卻亦無多。領回去，另外還要送些謝禮。

不上半年，吃用又是困乏了，他們幸而還有個土棧，雖說生意不似從前興旺，也總算是可過。多有人想盤他們的，曉得他兄弟相信這王伯陶訟師，就暗地買囑了他。果然他兄弟不敷日用，來與這訟師商議，訟師勸他們盤與別人，免得將來虧倒下來，弄得不可收拾，自己不會做生意，諸事靠托別人，是靠不住的。盤了棧，有錢可以存放收利，你們的招牌吳興盛三個字，也值錢的。

伯和兄弟聽信這言，就托王伯陶經手，盤與一個本地人，連招牌買去。伯和兄弟得了這注銀子，又可以快活幾時。但他們生計漸蹙，兄弟兩個，也不似從前的揮霍。仲勛是足不出戶，煙也吃得不多，他父親遺下的煙膏，偷剩了的，還夠吃得一年半載。

獨有那伯和是在煙館裡吃慣，仍舊是在煙館裡過日子。後來在煙館結識了一個朋友，這人姓李叫李金標。伯和見他相貌魁梧，語言豪爽，衣服也極華麗。論他煙量，卻是個無限大量，會起煙賬來，倒像是很有家私，真個是揮金如土。伯和與他結識，常常的吃他的煙，飲他的酒，受了他許多的珍玩禮物。伯和只道朱家再世，郭解復生，天然是個義俠，所以與他十分親密。煙館裡的人，都看這人來歷不明，勸他不要與那人要好，卻是忠言逆耳，哪裡聽得。

有一日，這伯和一人正在吃煙，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問煙館的老班道：「吳伯和在此麼？」伯和聽見，起身問道：「是哪個？」那人向他一相，說：「你的朋友請你去。」他問道：「哪個朋友？」那人道：「是你向日頂要好朋友。」伯和道：「莫非李金標？」那人道：「不差，是他。」

伯和一想，這李金標幾日不見，正要尋他，卻不曉得他的家世，也無從問訊。他日常也總三兩個月出門一回，是出去做生意的，一月半月回來，總有些禮物送我。這回去得不多幾時，想必生意順手，回來得速。遂問那人道：「他在哪裡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去便知。」伯和跟著他就走，直到一個衙門裡面。

伯和道：「李金標在此何干？」他道：「他乾的事，你通曉得，你們是向來共事的人，倒裝腔得像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身上掏出鐵鏈來，向他頸項上套去。伯和說道：「這是何意？你騙我來敲竹槓。」那人喝道：「你通連強盜做了窩家，現在李金標破案，已供出了你來。老爺在堂上等你。快進去！」伯和嚇得魂飛魄散，叫起屈來。

差人哪裡聽他，把他橫拖倒拽，扯了進去。少停知縣升堂，伯和跪上去想要分說，知縣不管青紅皂白，推下去打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，把他來釘了鐐，叫幾個差人，押著到他家裡搜贓，果然搜出了幾件贓物，這都是李金標日常送與他的。在公堂之上，卻招出是與他同謀，這伯和是他的窩家。於是知縣將他下在牢裡，把他房子發封充公。

他的兄弟知道，連忙來尋王伯陶，請他出個主意。王伯陶說：「我曉得這李金標不是個正經人，平日不聽良言，果然連累下去。」遂替他寫張狀子，用足了使費，替這伯和申說。待得申明冤枉，伯和已瘐死獄中。知縣把他拖牢洞拖了出來，他兄弟把他來葬了，但家私已弄得罄盡，沒了生計，只一人孤苦伶仃，又不曾做得生意。